

清代皇帝一家人

后 宫 佳 丽

王佩環



序

王鍾翰

清官史之研究，乃清史研究中派生之一新分支。二三十年来，不啻异军突起，人才辈出，忽然而兴，蔚为大国。

70年代末，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文博学的科研工作者群起进行探讨之，成立清代官史研究会，发表专题论文数十百篇，出版了《清代宫廷历史研究》系列丛书，全套不下十数种。80年代中，沈阳故宫博物院不少中青年同志急起直追，发表专题专著亦不下数十百篇，同时亦出版了《清代宫廷丛书》系列丛书第一辑，内为《清宫后妃》、《清宫皇子》、《清宫侍卫》、《清宫太监》等4种，1套4册。当时出版发行，两年内销售告罄。从而不难看出，关内外清官史研究系列丛书的正式问世，引起了社会广大读者和清史学界的瞩目与关怀，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顷者沈阳方面由支运亭、王佩环两同志主编的《清代皇帝一家人》即将续出，内为《圣朝天子》、《后宫佳丽》、《凤子龙孙》、《金枝玉叶》、《天潢贵胄》、《皇亲国戚》等6种，1套6册。大概言之，清代康乾盛世，远迈汉唐；天潢贵胄，兴衰各异；满蒙联姻，荣辱与共。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雅俗共赏，洵不失为史家之一部别裁体史书。以视乾隆、嘉庆两朝敕纂的《国朝官史》与《续编》以及民国初年唐邦治所著《清皇室四谱》之专详一代的宫殿規制、典章

礼仪两部官书和一部私人专著，全录条文，胪列世系，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自然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了。

支、王两同志不遗在远，来书嘱为之序。我虽不文，亦谊不容辞。回忆儿时所诵武侯之言：“官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前出师表》）一大段千叮万咛，叮咛刘后主（禅）的话，其中所谓“官中”禁中，“府中”外朝也；“内外”即谓“官”与“府”也；官中亲近，府中疏远。武侯出师上表所千万叮咛刘禅者，在此不在彼也。

我个人认为，孔明先生之苦口婆心告诫刘后主者，要在强调官府一体，是非以明，不轻信内侍（太监、宦官）之私语，而应虚心听从逆耳之忠言，使内外不偏私，不致蹈东汉宦官窃权干政之覆车耳。后主刘禅昏庸，安于内廷宴乐，不听武侯之忠告，终以惑阉竖而丧国。唐、明二朝，不知振作，慑于妇人之言而迭酿阉祸。清则殷鉴不远，废十三衙门而创设内务府，委任包衣，以太监隶之。太监只司洒扫应对之事，如交结外朝，干政者斩。吴良辅、安得海，先后伏法，即其明证。太后临朝，清亦有之。清初孝庄文皇后（顺治生母）无临朝之名，而有听政之效。身历三朝，卒享天年。有功家国，名垂青史。清季慈禧太后临朝专政者四十年，倚李莲英辈为不可须臾离，李莲英权倾朝右。然慈禧一死，李莲英辈即俯首就缚，一举手而廓清之，卒不致蹈前朝之覆车者，以“官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使官中不得凌驾乎府上之故。仅就此点而言，满汉两民族之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大不一样，清又善于吸收汉文化而加以揉合改造，成为其“参汉酌金”之新制度的内务府，固不可漠视两种社会文化之有同有不同而混为一谈也。

今冬余暇，偶有所感，拉杂书之，以报支运亭、王佩环两同志之雅命，是为序。

1996年12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一、汗宫王妃

汗宫第一后叶赫纳喇氏·····	1
掠入掖庭的小福晋·····	5
泣别汗宫的“东宫妃”·····	9
太宗的贵妃与淑妃·····	13

二、从殉汗王的大妃

乌拉纳喇氏生殉·····	18
母以子贵的大妃·····	20
汗宫风波祸起萧墙·····	22
昙花一现的殊荣·····	31

三、入主中宫的孝端后

名门之后败将之女·····	36
崇德帝首行册立礼·····	40
寿终正寝魂归塞外·····	48

四、一代名后孝庄文皇后

世祖出世及太后下嫁说·····	51
辅幼帝寰宇一统·····	60

鞠育皇孙成就帝业	63
一代巾幗名垂青史	69

五、宠冠后宫的宸妃

海兰珠荣封关雎宫	73
诞育皇嗣宠冠后宫	75
盛年早逝帝妃情深	80

六、不当圣意的两皇后

废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86
不当圣意的孝惠后	90
无怨无悔的一生	92

七、薄命皇妃董鄂氏

皇贵妃仙逝承乾宫	96
神秘入宫获专宠	98
顺治帝与董鄂氏情笃	104
紫禁宫“出家风波”	111
董鄂氏非江南名妓	114

八、康熙帝元后赫舍里氏

坤宁宫合巹成大礼	117
少年夫妻伉俪情深	121
祭礼凭吊芳容难觅	122
悼皇后册立太子	126

九、乾隆帝生母之谜

狮园草屋的故事	129
狮子园寻踪	132

海宁陈氏非生母·····	134
熹贵妃钮祜禄氏·····	136
乾隆爷为生母办寿·····	139

十、孝贤皇后富察氏

名门望族闺秀·····	145
戏言成真获谥“孝贤”·····	148
孝贤皇后死因及传说·····	154
祸起丧礼·····	156

十一、削发皇后纳喇氏

削发皇后轶闻·····	162
历史上的纳喇皇后·····	165
伴君如伴虎·····	167
皇后之死及丧葬余波·····	169

十二、香妃与容妃

一张美女像引出的故事·····	173
容妃即香妃·····	177
容妃获宠·····	180
容妃殒殁及“遗念”珍宝·····	185
魂归何方·····	193

十三、无冕之王慈禧

从一块“凤引龙”陛阶石说起·····	196
官家格格入宫获宠·····	200
两宫皇太后·····	204
皇后阿鲁特氏之死·····	208
国难当头大办寿诞·····	212

十四、寂寞宫闱的珍妃

清季确有一珍妃·····	218
姊妹双入宫·····	220
寂寞的清宫岁月·····	223
枯井冤魂的传说·····	229

一、汗宫王妃

在清初(后金)的汗王宫里,王妃众多,虽不及当年唐明皇“后宫佳丽三千人”,但也堪称“美女如云”。不同往昔的是,由于开国之初的战乱年代,故而这些美女佳人就都与战争结缘:她们中有的就是在战争中被努尔哈赤抢来的“新娘”;有的是为了巩固“城下之盟”而“亲上加亲”;也有的是为了各自政治上的需要和家世的利益,而结为秦晋之好。后世追尊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一位皇后孝慈高皇后,就是后一种原因来到汗王宫的。

汗宫第一后叶赫纳喇氏

明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正是北方的金秋时节,天高云淡,清风送爽。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汗宫城堡就建在峰峦叠翠,群山环绕的赫图阿拉山前,自然天成的苏克素护河犹如一条银练在城前流过。这里虽非汉家宫苑的富丽堂皇,但也青砖瓦舍楼台林立,显得庄严而肃穆。

初秋的一天,晴空万里,是一个良辰吉日。太阳刚刚升起,就有一群骑着高头大马的送亲队伍吹吹打打来到赫图阿拉山岗上,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上,一看便知这是一群女真人在嫁女送亲。由于他们的到来,使静谧的山林立即喧闹起来。令人惊奇的是,端坐在马上盛妆的新娘,竟是一位年仅十三四岁娇艳俊美的小姑娘。大约早婚是当时女真人的习俗,尤其富贵人家的女孩,竟有十一二岁就出嫁的。与姑娘并辔而行的是一位身背弓

矢撒袋，英武强悍的青年男子，策马紧随在她的身旁，细心呵护，不离左右。在他们的鞍前马后，还有许多家丁随从扬鞭策马驱赶着驮载嫁妆什物的车马。这队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虽然与女真人乘马送亲的婚俗相同，但其妆奁的丰厚，人多势众，又非一般女真人家可比。

这位年少的新娘，就是日后彪炳史册的清宫第一后叶赫纳喇氏，谥曰孝慈高皇后。这队送亲人便是来自开原以北的海西女真，即史称“扈伦四部”的叶赫部。新娘原是叶赫部落酋长杨吉努（亦称仰加奴）贝勒的次女，名叫孟古姐姐。陪伴她的也非一般侍者，而是她的兄长，时为叶赫贝勒的纳林布绿。谁能料到，就是当年这个充满稚气的小姑娘，由于她不但生得美貌，而且端庄稳重，温柔贤慧，博得夫君努尔哈赤的欢心，成了皇后。史书说她“仪范端淑，心性宽和，庄敬聪慧，词气婉顺”。尤其她能“闻誉言不喜，闻恶言不怒……耳无妄听，口无妄言，遵道循礼，盛德格天”。这里虽不免诸多溢美之词，但可见叶赫纳喇氏是一位温柔贤慧的女人，而且处事大度，善解人意，御下宽厚，在后宫众多妻妾中巧于周旋，很快便成为夫君专宠的“爱妻”。婚后不久，她又为已逾而立之年的夫婿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取名皇太极（即太宗文皇帝）。子女本是维系夫妻感情的纽带，儿子的出生，更增加了夫妻间的恩爱。

说起这段姻缘，还是在好多年以前，即努尔哈赤刚刚崛起的时候。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祖父觉昌安在明军攻打建州右卫古城城主阿台（王杲之子）的时候，二人也在军中，时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唆使明军将其父、祖杀害。年仅25岁的努尔哈赤失去亲人之痛是不言而喻的。此仇不报，枉为人子。何况当时女真各部正处于“各争雄长”称王称霸的战乱年代。胸怀大略的努尔哈赤遂借报尼堪外兰引明将李成梁无故杀害父、祖之仇，便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了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但是，兴兵之初，其势单力薄，为了寻求盟

友，一次他来到叶赫部，希望与其部落酋长杨吉努结盟修好，互为势力。杨吉努见努尔哈赤不但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而且有鸿鹄之志，年轻有为，乃“非常人”。心中暗喜，亦愿与之交好，便主动提出：“我有幼女，俟其长，当奉侍”。努尔哈赤听了此话自然高兴，因为叶赫部在当时的扈伦四部中势力很大，兵强马壮，仅次于哈达部，如若能与之缔结婚媾，进而结成军事联盟，乃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遂提出欲聘其长女为妻，速结姻亲。他说：君既愿结婚盟，何不以年长者妻我？但杨吉努说：我虽有长女，但非为佳偶，唯幼女端庄美貌，举止不凡，堪为君配。既然如此，努尔哈赤也只好表示同意，遂说定了这门亲事。只因此女尚幼，婚事便拖延下来。后来，杨吉努在镇北关与明军交战时殁于战乱，就由其子纳林布禄继立为部落酋长。后因其不断攻打忠于明廷的哈达部，并卷入该部的内讧，明廷乘机派大军攻打叶赫部，纳林布禄力不能敌，无奈只好开城投降，向明朝称臣纳贡。但是，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犹念念不忘向南扩张。当时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势力日渐强大，纳林布禄为了争取努尔哈赤的支持，才决定亲自送妹到建州完婚，与努尔哈赤结成秦晋之好，并续前盟。彼时女真各部王公贝勒婚嫁尚无定制，礼仪简略，仅行奉迎礼或半送半迎礼，且多由女方兄长陪送到男方的驻地前。夫家则率领家人等出迎，然后举行庆贺筵宴，便算成婚。当纳林布禄率众送妹来到赫图阿拉时，新郎努尔哈赤打扮一番，也带领兄弟子侄出城迎接，并杀牛羊“大宴成礼”，得了一位送上门来的年轻又美貌的妻子，时称大福晋。

叶赫与建州两部由于缔结姻亲，一度关系看好，相安无事。然而，这种政治婚姻是以各自的利益和一时的需要为前提的。事隔不到五年，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著名的“癸巳大战”，就是叶赫部两贝勒纳林布禄及堂兄布寨为首，纠集哈达部贝勒孟格布禄、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时满泰已死）、辉发贝勒拜音达里、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及席北部、卦尔察部

和满洲(原建州)长白山部所属朱舍里路长紆楞格、纳殷路长搜稳塞克什,计“九国之兵”三万之众,史称“九姓之国人”,分三路来攻打建州努尔哈赤,企图扼杀新兴的努尔哈赤势力。出人意料的是,努尔哈赤竟以少胜多,大败乌合之众的“九国兵”。其中叶赫贝勒布寨被杀,生擒乌拉贝勒布占泰,科尔沁明安贝勒及纳林布禄等也都丢盔解甲,只有抱头鼠窜的份了。二十五年,海西四部等不得不又“遣使通好”。并表示说:“我等不道,兵败名辱,自今以后,愿复缔前好,重以婚媾。”但不论是军事联盟和婚盟,在风云变幻的战乱年代仍是不稳固的。

万历三十一年(1603)九月,年仅29岁的叶赫纳喇氏突然病倒,虽经百般调治,病势仍日见沉重。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思见母一面以诀别。努尔哈赤为满足爱妻这最后一点要求,虽然明知纳林布禄与建州关系已经恶化,不一定肯让母亲前来,还是立即派人赴叶赫迎接岳母。果不出所料,纳林布禄竟不念手足之情,断然拒绝母亲前往建州,只令一名仆人前来探视。不几日,叶赫纳喇氏便怀着终生的遗憾和悲伤,抛下汗夫和年仅12岁的爱子离开了人世。

爱妻的死,使努尔哈赤异常悲痛,据《清太祖实录》载:“上悼甚,丧殓祭享仪物悉加厚,不饮酒茹荤者踰月,越三载始葬尼雅满山岗。”在丧殓期间,为了使爱妻在冥间有人服侍,努尔哈赤曾逼令“四名女婢生殉,并宰牛马各一百致祭”。尤令其愤慨的是纳林布禄竟在爱妻弥留之际欲见母一面都未允许,使心爱的妻子含恨而亡。努尔哈赤决意报仇,强忍悲痛至转年春正月,正值冰天雪地时节,便率子弟兵攻打叶赫,结果夺取了叶赫部的张城、阿气兰两城和七座山寨,俘获二千人得胜而还,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逝,纳喇氏孟古姐姐所生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崇德元年改元称帝,追尊努尔哈赤为清太祖高皇帝,追尊生母为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喇氏便成

为载入史册的清开国以来的第一位皇后。天聪三年(1629),努尔哈赤的皇陵——福陵竣工,太宗皇太极遂迁生母的尸骨与其父合葬在山环水绕,风光秀丽的天柱山下的陵园之中。

掠人掖庭的小福晋

在老汗王努尔哈赤的后宫中,除那些因母家势大地位高贵的女子能当上大福晋(亦称大妃),即尊贵的“夫人”外,许多无名号,称之为庶妃的小福晋,则多为战争中如同“战利品”一样是抢掠而来的。明万历十九年(1591),努尔哈赤所娶的庶妃嘉穆瑚觉罗氏,就是一位被抢来的“新娘”。史载此女之父名贝浑巴彦,“巴彦”者,乃满语,意为富人,财主也。其实,贝浑巴彦原来也是建州女真嘉穆瑚部一位有名的首领,在努尔哈赤崛起时曾归顺过。但是,统一战争之初,努尔哈赤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归降的各部亦时附时叛,谁的势力大就投靠谁。所以,贝浑巴彦曾因海西女真哈达部的一度强大,又投到哈达部头人的麾下。这就激怒了努尔哈赤,不久便派兵灭了嘉穆瑚部,并残忍地杀了贝浑巴彦父子一家五口,惟其一女得以活命,并掠入掖庭做了汗王的小福晋,称之为庶妃。可想而知,此女必生得花容月貌,颇有姿色才幸免一死。

人情之常,不会眼见自己的父兄被杀仍心甘情愿委身于仇敌者。嘉穆瑚觉罗氏这位红颜薄命的女子,显然是在父兄被杀,国破家亡的情况下被俘获并强占为妾妃的。因为其父兄也曾是财大气粗,人多势众的头人尚且不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何况她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女子?唯有暗自吞下悲伤的眼泪,人前强颜欢笑,苟且偷生,做了一名地位低下的侍妾。

大约由于嘉穆瑚觉罗氏美貌动人,自被掠入宫后,频频为汗王“召幸”,故在短短的几年中就为努尔哈赤生了二子三女5个孩子。但是,由于母家失势,地位低下,其所生子女的命运也多

不幸。其所生2子，即排行皇九子的巴布泰与十一子巴布海。他们自幼就随父兄南征北战，屡建功勋。崇德元年叙功封王时，太宗曾以二人军功封为公爵和将军，时巴布泰获封奉恩镇国公，巴布海封为镇国将军。巴布泰后来虽得以善终，但巴布海却命运多舛。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死，由于其生前未定储君，遂引起诸王争位，使爱新觉罗氏家族内经历了激烈的明争与暗斗，也出现了不少怪异的冤案。其中巴布海等人就死于这场灾难之中。据说这年公塔瞻家有一高丽妇人得到一“匿名帖”，是“谋陷”固山额真谭泰的。谭泰、塔瞻遂将此事告之诸王。诸王讯及此事时，那位高丽妇人便说是巴布海家一太监给的。就这样，诸王便以巴布海夫妇及其子阿喀喇“坐造匿名帖陷害谭泰”罪，处死弃市。而巴布海家太监虽拒不承认给过高丽妇人什么“帖”，也被杀灭口。至于那位高丽妇人，不知是买通也好，还是有意放纵也好，总之是“跳窗逃走”，不见踪影。同时还牵连出塔瞻之母，亦即巴布海的岳母，说是她纵使高丽妇人从窗出逃，是给女儿女婿“通谋报信”，便将老夫人也杀了。塔瞻时为公爵，也与谭泰一气，并不顾念母亲养育之恩。不久，又引出一蒙古妇人被杀，据载是因巴布海之妻曾遣此妇人到母家“诬言为其主母隐讳”的罪名处死。就这样，从一开始就不成立的莫须有罪名却连伤六条人命。

那么，这起冤案真相如何？清修官书《清世祖实录》有着明确的记载，惟因巴布海为庶妃嘉穆瑚觉罗氏所生，地位不高，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已。足见在封建社会里等级森严，因母亲地位不同，皇子地位也随之悬殊。

顺治八年(1651)，摄政王多尔袞病逝后，世祖福临亲政。在揭发多尔袞生前诸多“谋逆”罪状时，巴布海的冤案才得以昭雪。是年八月，时为吏部尚书和固山额真的谭泰因骄纵营私，目无法纪，奉顺治皇帝之命将其捉拏交议政王大臣会审。在历数谭泰的诸多罪恶中，就有当年冤死宗室巴布海一家的罪行。据护军

统领巴图鲁鳌拜的揭发，当年只因谭泰党附于多尔袞，骄横不法，多次害人致死并夺人家产，巴布海便是其一。在巴布海蒙冤死去以后，曾经鳌拜、图赖、锡翰、巩阿岱、索尼等公议巴布海无罪，其家产理应给其兄巴布泰。但谭泰竟“擅自夺去”。这起冤案完全是谭泰依仗多尔袞之势而欺人，且图财害命。当然，害人者绝无好下场，谭泰罪恶昭彰，亦被“立即正法”。巴布海冤案虽得昭雪，但人死却不能复生，其死时年仅48岁。至于累及无辜的妻儿人妇就更可悲可叹了。

嘉穆瑚觉罗氏所生三女，命运更为不幸。她所生长女，即排行皇四女的穆库什，聪明美丽，如一朵娇艳的鲜花。正当她梦幻着一位白马王子来做终身伴侣的时候，不料父汗却为了自己政治上的需要，企图用牺牲女儿的青春和幸福来笼络反复无常的乌拉贝勒布占泰。在父汗的强令之下，穆库什只好告别生养她的母亲，含泪嫁给了品行不端的布占泰。当布占泰兵败被执的时候，他虽然对努尔哈赤表示恭顺，好话说尽，但他是个野心十足的人，并不甘心长久在努尔哈赤的鞍前马后。当他回到故土，重新坐上乌拉贝勒的高位之后，立即改变了态度，积极整顿兵马，欲与努尔哈赤一争高下。这时他对努尔哈赤的女儿也百般凌辱，秽言詈骂不算，甚至用鸣镝箭射其身。穆库什这位不幸女子受尽折磨，险遭不测。直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老汗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亲率大军灭乌拉，布占泰败走叶赫，不久便客死他乡，穆库什虽然得出水火，但命运仍未好转。崇德二年，又缘事被革去“和硕公主”的封号，至顺治十六年（1659），也就默默地死去了。

嘉穆瑚觉罗氏所生第五、第六两个女儿也无幸福可言。第五女曾嫁清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之子达启，但此女福薄，这对少年夫妻虽然相亲相爱，但婚后不久夫婿便染病身亡。未几，此女也一命呜呼，可叹只有十七岁的如花年华。第六女下嫁给叶赫那拉氏都统苏鼎，崇德五年婿卒，顺治三年女亦卒。这就是嘉

穆瑚觉罗氏留下的五个子女的不幸身世。他(她)们虽为“龙种”，却因生母地位卑贱，并未享受“天家金玉”的荣华富贵。至于其母本人更加凄惨，连个生卒年都无记载，更不知何时结束了她坎坷多舛的人生。

在战争中抢掠妙龄美貌女子充后宫是常有的事，当然也有例外，如史载的“叶赫老女”，就是因种种原因未能抢到手的美女。这事还得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癸巳大战”说起。此役“九国联军”大败之后，那些败军之将为了讨好努尔哈赤，争先恐后将自己的妹妹或女儿送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侄为妻室。当时叶赫贝勒布扬古(纳林布禄侄)就主动提出愿将自己14岁的妹妹许配给年近四旬的努尔哈赤。此女天生丽质，有倾国倾城之貌，在当时女真人中久负美女盛名。谁能娶到此女，被视为一种荣耀。努尔哈赤堪称一世英雄，英雄配美人，乃人生一大乐事，因而努尔哈赤欣然同意，并纳了聘礼，等待完婚。

然而，事出多变，在叶赫与建州称雄的争斗中，此女便成了其父兄手中的一张“王牌”被转来转去。就在努尔哈赤下定聘礼的七、八年间，此女早已过了豆蔻年华，而其兄仍不肯令其出嫁，反而为了拉笼乌拉部，竟背信弃义，又表示愿将此女嫁给与努尔哈赤为敌的布占泰。但布占泰乃努尔哈赤手下败将，已妻其女，遂未敢接纳。后来，布扬古又见蒙古科尔沁部与建州遣使通好，“互通婚媾”关系看好，又急于争取蒙古，以张其势。便又表示愿将此女许配科尔沁贝勒介赛。不料，介赛非但不买帐，还扬言要攻打布扬古并强夺此女。布扬古无奈只好求助于明朝廷。明廷令其用此女来牵制建州和科尔沁，使介赛与努尔哈赤“冀相羁縻”。如此转来转去，直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此女已届33岁，果成“老女”，一朵鲜花几尽凋谢之时，才嫁给了喀尔喀蒙古贝勒哈达尔汉之子莽古尔代。但婚后仅一年此女便在郁闷中死去。可惜这位绝代佳人竟成了父兄争夺战中的一个牺牲品，这件事也成了努尔哈赤一生中一件憾事和恨事。后来在明清(后

金)战争中,努尔哈赤向明廷发出“七大恨”战争檄文的第四款就提到明朝“派兵出边,守卫叶赫,把我已经行了聘礼的女子转嫁到了蒙古”。这也是努尔哈赤一生中唯一未抢到手的美女。

泣别汗宫的“东宫妃”

皇太极的汗王宫里有一位亲自选定又被遗弃的“东宫妃”,她,就是来自蒙古扎鲁特草原上的戴青贝勒之女。

清初的两位开国之君,可谓“马上皇帝”,他们一生戎马倥偬,东征西讨,不论是崛起之初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还是与明朝争夺战的明清战争,终年的战争,战争,还是战争,到处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此起彼伏,兵戈不息。因而,他们无暇稳坐宫中选美,其择偶的途径,或在战争中见有美貌女子便掠入后宫,或耳闻某王公贝勒有女美貌贤淑,便遣使求聘,对方允诺,送来就“大宴成礼”。当然主要为后者,尤其在共同利益下,为巩固军事联盟,亲上加亲,又结成姻亲关系。

努尔哈赤或皇太极等历代统治者,虽然都将自己说成是“蒙天眷佑”,是授命于天的“神人”,但他们仍然是人而不是神。作为人的本能,就都有七情六欲,有对异性的需要和追求,何况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更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达到穷奢极欲,为所欲为的目的。他们在首先考虑政治上的需要和家世利益的前提下,也同样有追求完美的心理,企望选择一位美貌佳人作伴侣。天聪六年(1632)春二月,在皇太极的汗王宫里虽然已经有了一位皇后和一位西宫妃(无名号女子当然更多未计在内),即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莽古思之女哲哲和她的亲侄女,寨桑贝勒女布木布泰,但皇太极仍以“惟东宫未备”为由,还想要一位美女做东宫之主。而且又听说已归服后金国的扎鲁特部戴青贝勒女美而贤,便遣使下聘,“迎至,册为东宫妃,集诸贝勒大臣,设大宴”完婚。这一段出自官书《清实录》的记载,当然是经过粉饰

修改的官样文章,而当时的原始档案文献《满文老档》则真实地记录了此女乃皇太极亲选,亦未享受过正式册立“东宫妃”就被迫留下襁褓中的女儿改嫁他人了。真正的东宫妃,是来自名门贵戚,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寨桑贝勒的长女海兰珠。

那么,戴青贝勒女是如何来到皇太极的后宫的呢?《满文老档》较详细地记载了此女被戏剧性的选入宫中的故事:天聪六年新春刚过,皇太极便派人乘快马来到扎鲁特部下聘,要娶戴青贝勒女,并传下后金国汗皇太极的话:“此女需带回去看看,若中意便留在宫中,若不中意或许仍遣回”。这种战争胜利者的狂傲,名为行聘,实为强求,倘若不合心意还可随意“遣回”。戴青贝勒因已投靠皇太极,就得仰人鼻息,无奈,只好叫来人将女儿带至盛京。未准入城,先安顿在城外馆驿之中候选。

天聪汗皇太极起初只想差几位“有眼力的人”去看看代他选择,但差官岂敢代汗王作主。就对皇太极说:“汗毋须带众多人去,若论去挑选,他人所见可靠吗?还是汗去相看,若可做东宫福晋,即以礼迎娶”。遂说动了皇太极,便仅带领少数近臣出城亲自“相亲”。戴青女大约亦有几分姿色,天聪汗还算满意,便将此女带入宫中,并“以娶亲礼设大宴”,“宰牛一头、羊六只,置二十桌席”。在这次热闹的婚宴上,按照满族皇室的旧俗,以兄长大贝勒代善为首,及众兄弟子侄还分别进献了雕鞍甲冑等礼物以示庆贺。

戴青女与皇太极婚后感情尚好,不久便怀了身孕。次年七月十二日,戴青贝勒夫妇到盛京朝见皇太极,也乘便看望初为人妇的女儿,在盛京城住了半个月,返回时,天聪汗还赏了戴青夫妇许多礼物,说明与其女的关系尚好。据档案记载,戴青夫妇获奖的礼品有:大蟒缎、大素缎、倭缎计 10 疋、小缎 20 疋、大毛青布 50 疋、朝鲜毛青布 50 疋、白布 50 疋、红毡 20 块、貂皮 100 张、水獭皮 10 张、银釜 1 个、鼓盆 1 个、茶桶 1 个、雕鞍 2 副、明甲 1 副、暗甲 1 副、硬(砖)茶 10 包、素茶 10 包、烟 1 百刀、人物